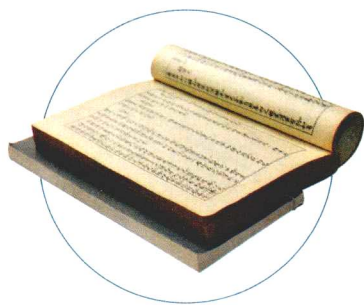


读文人



王充闾
著

青年出版社

王充闾人物系列

读
文
人

王充闾
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文人/王充闾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6

(王充闾人物系列)

ISBN 978-7-5153-0743-5

I. ①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文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古代
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8709号

责任编辑 李 磊

装帧设计 瞿中华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 (010)57350370

编辑部 (010)57350401

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700×1000 1/16

印 张 19.5印张

字 数 225千字

版 次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2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8000册

定 价 30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57350337

出版说明

王充闾先生是我国当代散文作家，诗人。他的文章清朗，隽雅，文采斑斓，意蕴深邃，多有新知新见，体现出对文学、历史和哲学的深厚学养以及特有的诗性之美。

王充闾写人物的系列散文又有特色。“王充闾人物系列”收录了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，具体包括《说帝王》、《读文人》和《话女性》三种。《说帝王》、从哲学高度纵穿整个历史时代，透视封建专制制度更迭的无奈，探索其中耐人寻味的悖论与可悲。《读文人》书写文人的斑斓诗情和他们传奇般波折的身世，并对他们的命运进行透彻多维的思辨性分析。《话女性》从母爱、情爱、友爱、奉献精神、才华、勇气和气质等方面，展现从古至今的女性的种种美质。

本系列的出版，将为广大青年读者认识历史和文化，提供一条有效并且有益的路径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2012年8月

序 言

兴酣把笔，蓦地记起了两句古书上的话。

先说第一句：“文在兹”（文化在这里），语出儒家经典《论语》。它昭示着一种巨大的存在。用它来概括有关文人、文苑的内容，起码可以标示一种观点，一种态度，一种文化情怀，类似“买珠宝，请上楼”之类的指示牌。

如同现代世界上存在着“文学将会消亡”与“文学绝不会消亡”的辩论；古代中国亦有关于“文在兹”与“文不在兹”，“天之将丧斯文也”与“天之未丧斯文也”的言说。本书中所描述的属于“过去时”，未必有助于昭示现在，展望未来；但是，有一点可说是确切无疑，即作为文化、文明的承载者，知识阶层——古代称为士子，他们的地位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。

古时候，有“文人无行”和“一为文人，便无足观”的说法。其实，这些话是应该加以分析的。首先，古人眼中的文人，同我们这里讲的不尽相同；其次，“行”的标准，“观”的内涵，原无定解，往往是言人人殊——立足点不同，看法必然产生歧异。我

敢说，那些真正“无足观”或“无行”的人，根本入不了鄙人的法眼。窃以为，对于文人的公允的态度，应该是既不能无限度地肆意贬低，说什么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；也不能肆意夸大他们的作用，像雪莱所说的“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”。文人就是文人，就是靠“立言”、亦即靠诗文安身立命的人，却又并非登车揽辔、言出法随的“话语英雄”。“立功”也许谈不上，“立德”倒是许多人能够沾边的。人的德行的高超，固然不即等同于诗文的高超；但人的完美的生命形态、精神蕴涵，肯定有助于诗文的创作。

我之所以肯在他们身上耗费笔墨，既没有收过他们的红包，也没有任何人打招呼、递条子，更不是为了赚银子、评职称，全凭一已浓烈的兴致、深切的同情，甚至崇高的敬意。当然，对于一些有争议、有阙失的人，也不无针砭之辞、讽喻之笔。他们中没有那类芦苇、竹笋式的“头重脚轻、嘴尖皮厚”的货色，每人都有一技之长，大部分都有真功夫、真本事、真学问，有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顶尖级的诗圣文豪，以其光华夺目的创绩，江河万古。哪怕生命短促得像流星划破夜空，却也都在历史上留下坚实的脚印。他们成功的实例证明，人可以通过任何生活来创造自己，完成自己。

他们往往兼备三方面特点：一是有气节，有风骨，有社会责任感；二是人生道路曲折、复杂，生命历程存在着戏剧性、偶然性，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和较多的因变参数；三是个性突出，特点、长处鲜明，也有明显的人性弱点，从而具备更多的可言说性。

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活法，但遭逢不偶，命途多舛，带有普遍性，有的终其一生都是在蛮荒、困境中度过。这里，社会性的原

因是主导的——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文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，肩负着阐释世界、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；但是，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，就必须解褐入仕，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；而这种获得，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、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惨重代价的。否则，就必然蹉跎蹭蹬，困顿终生。同时，也有个人性格上的因素。由于文人的习性，喜欢特立独行，不肯屈身俯就，随俗俯仰，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是孤独的，不能行时，不能吐气扬眉，不能见容于世。

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既脚踏实地，又超越此在；他们既生活在这里，在现实之中，也生活在彼岸，在他处。他们因献身文明、文化、文艺而苦难重重，他们也因为献身文明、文化、文艺而流芳百世。

再说第二句：“载鬼一车”，这是《易经》上的话。在我的散文中，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占了很大的比例。对这种起死人于地下，同鬼魂打交道的做法，文雅一点说，叫做生者对于逝者的叩问。逝者也好，鬼魂也好，往往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。他们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汰洗湮沉到忘川中去，反而由于历史的积淀，踵事增华，头上还会罩上一层神秘的光环，从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。诚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言：“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”，“‘从前’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”。

蒲留仙写鬼，是“料应厌作人间语，爱听秋坟鬼唱诗”。我和他不同，我之所以在这里搬出一些古代文士来，不过是一种呼

唤，一种寄托。古代文士的那种风范，那种气节，那种追求，现世中再也难以找到了。商业社会里盛行的是消费主义文化，生活领域中呈现的是美的泛化，艺术领域中表现为美的消解，最后导致了审美主体的人的异化，人们看重的是物品的外观，追求的是感官的享受，而缺乏一个精神超越的维度。既然现实中踪迹难寻了，那么，就只好乞灵于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其载体。现在缺乏的不是文人，缺乏的是文人应有的气质、志趣、情操、节概。写他们，本身也是一种精神的靠拢，审美艺术的回归。在精神境域里相知相重的重逢，无疑也是一种大欣赏、大欢慰。

王元問

2012年春

目 录

1 - 序言

1 - 庄子：
寂寞濠梁

16 - 贾谊：
洛阳年少

22 - 严光：
忍把浮名换钓丝

43 - 左思：
涧底松与山上苗

47 - 骆宾王：
一檄雄文震古今

62 - 王勃：
千载心香域外烧

73 - 李白：
青山魂

95 - 王播：
扬州旧事

100 - 元稹、白居易：
文人相重与文人相轻

109 - 李贺：
此马非凡马

117 - 欧阳修：
来往亭前踏落花

123 - 苏东坡：
春梦留痕

- 141 - 陆游：
孤枕梦寻
- 153 - 朱熹：
撑篙者言
- 164 - 杨升庵：
风波中的彻悟
- 176 - 汤显祖：
《牡丹亭》中说澳门
- 184 - 袁宏道、李贽：
龙湖之会
- 193 - 陈梦雷：
灵魂的拷问
- 207 - 纳兰性德：
金衣公子
- 232 - 袁枚：
其人与笔两风流
- 247 - 黄仲则：
深于情者
- 257 - 曾国藩：
用破一生心
- 272 - 李鸿章：
他这一辈子
- 288 - 跋：
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

庄子： 寂寞濠梁

他高踞于精神世界之巅，俯瞰滚滚红尘，能够看轻世俗人之所重，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。他追求一种“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的悠然境界，不愿“危身弃生以殉物”，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、葬送身心自由。

——

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。

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，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。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故事大王”，他笔下的老鹰、井蛙、蚂蚁、多脚虫、龟呀、蛇呀、鱼呀，都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的，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。他富有人情味，渴望普通人的快乐，有一颗平常心，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。

不像孔老夫子，被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。孔夫子是圣人，他的弟子属于贤人一流。连他们都感到，这位老先生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深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，带有一种神秘感，说“夫子之

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”，我们这些庸常之辈就更是摸不着门了。老子也和庄子不一样，“知雄守雌，先予后取”，可说达到了众智之极的境界。但一个人聪明过度了，就会给人权谋、狡狴的感觉；而且，一部《道德经》多是为统治者立言，毕竟离普通民众远了一些。

若是给这三位古代的哲学大师来个形象定位，我以为，孔丘是被“圣化”了的庄严的师表，老聃是智者形象，庄周则是一个耽于狂想的哲人，当然也是一个浪漫派诗人。

老子也好，孔子也好，精深的思想，超人的智慧，只要认真地去钻研，都还可以领略得到；可是，他们的内心世界、个性特征，却很不容易把握。这当然和他们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较严实，或者说，在他们的著作中自身袒露得不够，有直接关系。特别是老子，五千言字字珠玑，可是，除去那些“微言大义”，其他就“无可奉告”了。

庄子却是一个善于敞开自我的人。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，可是，当你打开《庄子》一书，就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。他的自画像是：“思之无涯，言之滑稽，心灵无羁绊。”他把生活的必要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，住在“穷闾陋巷”之中，瘦成了“槁项黄馘”，穿着打了补丁的“大布之衣”，靠打草鞋维持生计。但他在精神上却是万分富有的，他“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，万物情趣化，生命艺术化。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于一切。

他厌恶官场，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“漆园吏”这样的芝麻绿豆官。除了辩论，除了钓鱼，除了说梦谈玄，每天里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。一有空儿就四出闲游，“乘物以游心”，或者以文会友，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、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

蕴涵的话题。

一天，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，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。

这时，看到水中有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。

庄子说：“你看，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，这是鱼的快乐呀！”

惠施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就怪了，你并不是鱼，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？”

庄子立刻回问一句：“若是这么说，那你也不是我呀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？”

惠施说：“我不是你，当然不会知道你了；你本来就不是鱼，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，理由是很充足的了。”

庄子说：“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。既然你说‘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’，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，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。从哪里知道的呢？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。”

还有一次，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，忽然，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。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：

“老先生，有劳您的大驾了。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，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。”

庄子听了，依旧是手把钓竿，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，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：

“我听说，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，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。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，用丝巾包裹着，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，供养于庙堂之上。现在，你们帮我分析一下：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，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架子珍藏起来，供奉于庙堂之上呢？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那样，在泥塘里快快活活

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？”

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：“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。”

庄子说：“说得好，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。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，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。”

你看，庄子就是这样，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“生活琐事”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。

他的视听言动，以及人生观、价值观，都在《庄子》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虽说“寓言十九”，但都切近他的“诗化人生”，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、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，映现出庄子的纵情适意、逍遥闲处、淡泊无求的情怀。

就这个意义上说，前面那两段记述是很有代表性的。后来，人们就把它概括为“濠梁之思”。而在崇尚超拔的意趣、虚灵的胸襟的魏晋南北朝人的笔下，还有个更雅致的说法，叫做“濠濮间想”。典出南朝·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：晋简文帝“入华林园，顾谓左右曰：会心处不必在远，翳然林水，便自有濠濮间想也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。”

东坡居士曾有“乐莫乐于濠上”的说法，可见，他对这种体现悠闲、恬淡的“濠濮间想”，是极力加以称许并不懈追求的。只是，后人在读解“乐在濠上”和“濠濮间想”时，往往只着意于人的从容、恬淡的心情，而忽略了“翳然林水”和“鸟兽禽鱼自来亲人”这种物我和谐、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。

作为赋性淡泊、潇洒出尘的庄周与苏轼，认同这种情怀，眷恋这种环境，应该说，丝毫也不奇怪。耐人寻味的是，素以宵衣旰食、劬劳勤政闻名于世的康熙皇帝，竟然也在万机之暇，先后于京师的北海和承德避暑山庄分别修建了“濠濮间”和“濠濮间

想”的同名景亭，反映出他对那种淡泊、萧疏的闲情逸致和鱼鸟亲人的陶然忘机也持欣赏态度。这是否由于他久住高墙深院，倦于世网尘劳，不免对林泉佳致生发一种向往之情，所谓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呢？

据唐人成玄英的《庄子注疏》，濠梁在淮南钟离郡，这里有庄子的墓地，后人还建了濠梁观鱼台。其地在今安徽风阳临淮关附近。去岁秋初，因事道经风阳，我乘便向东道主提出了寻访庄、惠濠梁观鱼遗址的要求，想通过体味两位古代哲人观鱼论辩的逸趣，实地感受一番别有会心的“濠濮间想”。

没料到，这番心思竟引发了他们的愕然惊叹。他们先问一句：“可曾到过明皇陵和中都城？”看我摇了摇头，便说，这两大名城胜迹都在“濠梁观鱼”附近，失之交臂，未免可惜。

看得出来，朋友们的意思是：抛开巍峨壮观、享誉中外的风景热线不看，却偏偏寄情濠上，去寻找那类看不见、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岂不是“怪哉，怪哉！”为了不辜负他们的隆情盛意，首先安排半天时间，看了这两处明代的古迹。

二

原来，风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，又是他的龙兴故地。因此，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“濠州真人”的龙爪留痕。街头充斥着标有“大明”、“洪武”字样的各种店铺的广告、招牌；甚至菜馆里的酿豆腐都注明当年曾是朱皇帝的御膳。还有风阳花鼓，更是名闻遐迩，不容小视。

听说，朱元璋虽然平素并不喜欢娱乐，却于故乡的花鼓戏情

有独钟，自幼就喜欢哼哼几句。位登九五之后，凤阳的花鼓队曾专程前往帝都金陵祝贺。皇上看了，乐不可支，特颁旨令：“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你们就这么唱着过吧！”这些人得了圣旨，自是兴高采烈，一年到头唱个没完，结果，人们都不再肯去出力种地。特别是由于连年修皇陵、建都城，劳役繁兴，造成土地荒芜，黎民无以为生。于是，花鼓戏最后唱到了皇帝老倌头上：

说凤阳，道凤阳，凤阳本是好地方。

自从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

大户人家卖骡马，小户人家卖儿郎。

奴家没有儿郎卖，身背花鼓走四方。

这里就牵涉到两处工程浩巨的“皇帝项目”：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，一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。

朱元璋早在正式称帝之前，即尚在吴王位上，就命令刘伯温卜地择吉，建新宫于金陵钟山之阳，都城周长达五十余里。两年后即皇帝位，定鼎应天府，是为南京。不久，却又改变了主意，觉得虽说金陵为帝王之州，钟阜龙蟠，石城虎踞，但其地偏于一隅，对控制全国政局特别是征抚北方不利；因而圣驾亲临开封巡幸，准备在那里建都，作为北京。后经反复比较，仔细勘察，认为开封虽然从战国到北宋多次做过帝都，但是，经过长期战乱，城内生民困顿，人烟稀少，而且四面受敌，无险可守，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，于是打消了迁都于此的念头。第二年，朱元璋又就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召集群臣计议，最后拍板定案，在家乡凤阳建都，是为中都城。

据史料记载，修建中都城整个工程大约动用工匠九万人，军

士十四万人，民夫四五十万人，罪犯数万人，移民近二十万人，加上南方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和外地卫、所负责烧制城砖的工匠、军匠，各地采运木料、石材、供应粮草的役夫，总数达百万之众。至于耗费的资财，已无法统计。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，各项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。但是，就在即将竣工的前夜，由于各方面怨声载道，众谋臣一再进谏，为了不致激起民变，朱元璋才以“劳费”为由下令中止。经过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，而今城池、宫阙已经多半倾圮。但是，登高俯瞰，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气象的辽阔和宫观的壮伟。

皇陵工程也是在洪武二年始建的，历时九年完成。主要建筑有皇城、砖城、土城三道。皇城周长七十五丈，内有正殿、金门、廊庑、碑亭、御桥、华表和位于神道两侧长达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；砖城、土城周长各为三公里和十四公里。现在，石雕群基本完好，刻工精细，壮丽森严，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弘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。

历史留给后人的，毕竟只是创造的成果，而不是血泪交迸的创造过程。尽管当时的异化劳动是非人的，但异化劳动的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；在这里，劳动者创造的辉煌昭昭地展现出来，而辉煌的背后却掩饰了反动统治者的暴政与凶残的手段。作为文物，自有其不朽价值；可是，就个人兴趣和思想感情来说，我却觉得嗒然无味。

说句心里话，对于明太祖朱元璋，我一向没有好感。这当然和他是一个阴险毒辣、残酷无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关系。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，对人对事都是如此。眼下对他有用，眼下他觉得有用，三教九流、鸡鸣狗盗之徒他都兼容并蓄；一朝觉得你构成了威胁，不管是谁，照杀不误。他在位三十一年间，先后